

回龙品樱

刘捷

去回龙，看樱花是最好的理由。小城春早，风从南山掠过，带着柔暖气息。樱桃树性急又目下无尘，清冽绽放一树繁花，层层团珠玑，团团带醉妍，早春乍暖还寒之时，俏争春花首。回龙的樱桃树分布广，公路沿线，山谷河川，触目皆是樱花灿烂。公路边上的樱花开得招摇恣意，南来北往的过客透过车窗，惊讶山里的樱花如此大胆泼辣，不管不顾地盛开在房角、菜地、水渠甚至猪圈旁，坚定且从容，而周围寒酸凌乱的环境让樱花略带悲壮的美。

回龙山多沟深，河流众多，溪水多小桥自然多。有年春天，和友人去探访响水泉，穿过一段极窄的山谷，眼前呈现一座石桥，青绿色的苔藓爬满桥身，弯曲的拱桥宛如身着绿衣的女子，曲线玲珑侧卧在春色轻裹的山间。

最妙的是，在桥的左边，一株山樱倚着蜿蜒怒放，花开无言，山风有意，吹弄花瓣心事，纷纷坠落的花瓣如雨倾身覆桥，绿桥被素白纤纤裹填，半白半绿半粉半仙，美得令人窒息。

今年春天，县文联组织文艺界会员春季采风，在五月初终于得以开展，而此时已错过了樱花盛开的季节。

大巴车上，大家纷纷自我介绍，虽然同居小城，可平时都在各自的圈子里生活，彼此不熟悉，有的人只闻其名不识其人，现在终于握手相识了。

到回龙后，跟随镇上工作人员走进沙湾采风。沙湾因沙子多而得名，以前这片沙土里种有大量的花生，每到花生成熟季节，县城到处可见沙湾村民四处叫卖，把花生买回家，用大料煮透，那味道，真是香极了。

在唐朝，沙湾属秦楚古道的一部分，南方的丝绸、茶叶、山货经过沙湾，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长安城。现在的沙湾，依旧担负着南来北往的运输重任，不时有呼啸的火车、奔驰的汽车穿山而过，而沙湾也紧跟时代的脚步，修建了人造沙滩、采摘园等网红打卡地，新的建设者用新时代的思路，让沙湾焕然一新。

工作人员带大家走进采摘园，一树树红红的樱桃鲜润挂在枝头，男同志拉低树枝，女同志伸出纤手采摘，红彤彤的樱桃在众人的手里传递，大家笑闹着，分享着樱桃甜美之际，摄影师举着相机“咔嚓”拍个不停，樱桃树可能也没想到，自己丰硕的美好留在众人的回忆里。

回龙镇和柞水溶洞相邻，故此地居民大多具有经商意识，水源村农民开办农家乐，于是小城人的周末，大多都是在水源的山坡上度过的。

山上多樱桃树。有年春天，樱花开时，我约三五个朋友在树下喝茶，微风拂过，花瓣如雪。阳坡人唱歌，阴坡人听歌。阳春、“白雪”和山歌，是水源春天三道最美的景色。

朋友被歌声打动，放下茶，循声而去。她说：“这天籁之音者，定是我未来夫君。”

我们倚花斜望，见她走到一个白衣男子面前，歌声停止。良久，歌声又起，是男唱女和之音，如青鸟穿林，如万泉齐鸣。我们知道，这满山的樱花，又成就了一对鸳鸯。

若干年后，又见樱花，美丽如初。只是两个人的烟火，早已清冷消散。

朋友的感情世界，樱花不懂，身为局外人的我，更是不懂。那些缘起缘灭皆樱花的旧情往事，都如花开又花谢了，只剩下满山遍野的樱花，温柔地等风来，等雨去，等云散，等生活在别处的人，再次握手言欢。那些来自樱花的缘，注定难以释怀。

回龙的初夏，风吹雨不落。樱树无花亦无果，只剩绿叶慰藉满怀寂寞，过三季清静无为的日子。

大美回龙，胸怀樱花。来年，若是有闲，定会再赏樱花，只是明年的樱花是新妇，是树梢绽放的新希望。生活，总是不断地忘记，又不断地想起。

不只樱花会想你。其实，我更想念樱花，想念从前，想念满树果子红彤彤。



商洛册页 (组诗)

鲁绪刚

天竺山

心怀辽阔，森林和溪流才能饱蘸笔墨
山风吹过之处，诗句与山峰一起走进风景
欲望矮下身来，将笔墨再拓宽
在杉松和杜鹃花之间
为那些被岁月剥蚀的文字让路

无须查词典寻找更多的修辞，云海、摩霄与鸟鸣
形成林涛飞瀑，才是天竺山最动听的赞美
也是秋天过后，留在秦岭南麓的牵挂

天竺山，让卑微的草木获得诗意的引领
千万棵树在大风的喧哗中，统领自己的天空和领土
让这些现代诗行，大梦已殇

对于天竺山和山阳，我的诗句显得浮华和粗糙
我的文字，对草木和仙山的叩问
如此杯水车薪
因为商洛，天竺山才适合品读和朗诵

仙娥湖

这湖水绿得可以篡改天空与山峰
或者深藏于内心
仙娥湖，以秦岭和丹江的名义
对大自然在这里的具体表现写下客观的诗句

与商洛拉近一些距离，便于观察枫叶飘落
聆听鸟语，思绪从湖心岛、溪岸桃花开始酝酿
阳光踩着湖水，从第一节照耀
接下来一阙一阙的实词填进山水和时间的空白
我不与这里的一滴水一棵草纠缠

也不让思想纠结在落笔之前
我知道，凭我的岁数无法理解
一湖水和一座山亘古不变的爱情
或者我理解，也是来自史书
我知道，生活也有深浅
水波荡漾，不一定非要借助助力
山和水碰撞，就能溅起火花

放弃修辞的困扰，站在仙娥湖边
望着湖水和茫茫群山
多么雄浑的气势，多么辽阔的画卷
多么干净纯粹的碧绿与洁白
我望着湖水，湖水看着天，天空下山水绵延

金丝大峡谷

一抹飞瀑，一声鸟鸣，能否咬碎
塞满岁月的石头，从秦岭的山水截取一段
为阳光和时间引路

如此巨大的画卷经过时间的手呈现出层次感
神、奇、险、雄，以不变的承诺
在商洛绿色的画布上画出了景物奇
这里的一线天、马刨泉、石生树、石燕寨
像一个人的一生充满了跌宕
充满了惊奇和未知
气势磅礴的锁龙瀑布、白龙湖、翰墨岩
像一个人在尘世间的神秘和命运
在每一个转弯处都不会走失

一道道记忆的豁口露出峭壁上的惊涛与心悸
又悄无声息地隐藏于这片辽阔之中
远处，丹江蜿蜒而来，时间是一堆废墟
月亮是现在金丝大峡谷最奢侈的晚餐

天地之间，时间不吝嗷，也不会厚此薄彼
金丝大峡谷一路走来，纵横捭阖
敞开宽阔的胸膛，经受雨打风吹
在岁月中抱紧了骨头和命运

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

雨水刚刚过去，层次分明的森林、瀑布、峡谷
清晰地呈现出厚重的原始特征
有着岁月走过的痕迹
每一棵秦岭冷杉、高山杜鹃上的
风声与尘土，试图掩盖时间踩出的脚步声

风吹过秦岭和朱家湾
慢慢审视一路走来与岁月擦肩而过的山水、建筑
隐于尘世的深红或者深绿
我已经爱上这片山水和清新的主题
它朴素的姿态，明澈的眼神让我无法躲闪
而此刻时间偷走了火柴，把几颗孱弱的星星
留在天空，藏在泥土里的阳光
时时刻刻想挣脱束缚，完成一次涅槃

阳光成串地挂在白栎林，鸟鸣是大地散落的
黄金，铺在岁月走过的路上
可以苍翠的内心必须承受此刻云海泛滥
必须承受草叶的絮语，不经意间露珠的秘密

松涛和瀑布在这里汹涌，是牛背梁最浪漫的合唱
思绪慢慢厘清道路的纷乱
云朵和雾岚压低了仰望
那些高山草甸、冷杉林带、十里杜鹃、冰川遗迹
编织着不屈的图腾，让牛背梁一路走来
成为多样性与独特性汇聚的深山秘境

荷塘夏色

孔权利



早就想去棣花镇的荷塘了，因为种种琐事牵绊，一直未能成行。这天正好有空，天气也不错，我就和妻子、女儿一起出发了。

从州城到棣花镇，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一下车，我们就直奔荷塘，此刻正是艳阳高照，当看到万亩荷塘时，我不由惊呆了，这哪里是荷塘呀，简直就是一片碧绿的湖面。一阵夏风倏忽扑面而来，全身好像一下子被无数个冰凉的水分子包围一般，舒爽极了，这正应了一句：“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硕大的荷花像是从湖面升起一般，出水很高，有粉色的、有白色的，美丽而又馨香。几朵荷花伴着叶子微微颤动，像多米诺骨牌一般传导着，不一会儿，所有的荷花、荷叶都舞动起来了，婆婆的姿态，整齐的队列，仿佛跳广场舞一样。

走在荷塘边，碧绿的水草映入眼帘，还有芦苇，里面不时蹦出一只青蛙，溅起的水珠落在荷叶上，如同滚动在玉盘里的珍珠，晶莹又可爱。鱼儿有时也会露出透气，但更多的时间还是在水底乘凉。蝴蝶呀、蜜蜂呀等

昆虫在一朵朵清香的荷花上飞来飞去，对于它们来说，每一朵荷花和每一片荷叶都是停机坪，可以任意起降。

荷塘的周围长满了竹子和柳树，间隔有序，俯仰生姿，青竹笔直，垂柳婀娜，像是荷塘的卫士和丫鬟。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愈热愈叫，愈叫愈热。荷塘的一角有一片向日葵，长势喜人，金灿灿的花盘迎着太阳盛开，仿佛架起了无数个麦克风，太阳热情似火地演讲着，整个荷塘都是它的忠实听众。

一艘木船从远处划来，上面坐满游客，船夫手持一根长竹竿，轻轻在荷塘底一撑，船便徐徐前进。沿途全是碧绿的荷叶，粉、白的荷花，近距离观赏，别有一番风味。鼓囊囊的莲蓬迎着天空举着，里面孕育着清香可口的莲子。

船上有一位年轻的女游客，穿着美丽的汉服，眉目如画，她把双脚放进荷塘里，轻轻地荡着，脸上露出惬意的微笑，一定是凉爽极了。

湖的东面有一座石桥，造型古朴，精巧别致。凭栏而望，整个湖面尽收眼底，碧波荡漾，游人如织，与景区

的奇花异木、亭台楼阁巧妙融合，表达出“天人合一”的古建筑文化思想。

棣花镇是古代南北交汇之地，楚文化和秦文化在这里融合碰撞，形成一种既婉约又奔放的独特地域文化。对于文化来说，可能有南北之别，但莲花是没有地域之分的，同样的莲子，不管种在什么地方，开的花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不同，只有池莲和野莲的差别罢了，池莲的花开得大，花瓣圆润，野莲的花小一点，花瓣有些狭长。

对于莲花，古今的文人墨客不乏赞美之词，汉乐府诗说：“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北。”周敦颐在《爱莲说》里讲道：“莲，花之君子者也。”著名作家叶圣陶也写过一篇叫《荷花》的散文，他在文中化作莲花，快乐地跳舞，和蜻蜓对话，与鱼儿交流。

回去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把荷塘比作一幅画，那么绿色一定是它的主色调，荷花也一定是最美的焦点。荷塘如此，整个夏天何尝不是这样？花团锦簇，绿意盎然，这是生命的色彩，催人奋进。

悠悠故乡情

刘惜

故乡，是一个温馨的摇篮，是一杯醇香的美酒，是一首温情的乐曲，是一缕浓浓的情思。每个人对故乡都有着特殊的感情，随着岁月流转这份感情愈发深沉，带着余音的往事时常浮现在眼前，浮现在梦里。

城南刘湾村是我的故乡。村西温情含蓄的流峪河缓缓注入村北热情奔放的南秦河，两河交汇的北岸有龟山，龟山根部一道石梁朝东南盘亘河滩。平时河水不兴，夏季洪水暴涨，巨大的浪头被石梁一挡，洪水就改变了方向，凶猛地扑向东南岸村庄。经年遭受洪水威胁，刘湾村人下决心炸掉石梁，从此河水安澜，百姓乐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刘湾村群众拉土造田大干特干，硬是用手推车将河滩垫起造出几百亩农田。修建厚实坚固的河堤，栽种固堤柳树、杨树、槐树，规划网格式灌溉渠，将村西流峪河、村北南秦河之水引入。村西的羊湾地统一为旱地，村北的前河地地势高的为旱地，低的为水田。得益于丰沛水源滋养，小麦、玉米、高粱、大豆、水稻连年丰产。连片的荷塘、鱼塘和一望无际的稻田，让人感叹在秦岭之中竟然会有江南水乡美景！

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稻子快速地生长，人们戴着草帽扛着铁锹走向自家稻田，一渠水早到者先浇是不成文的规矩。稻田里插有稻草人用以驱赶

成群的麻雀，时间长了麻雀识破是假人也就不怕了，胆大者站到稻草人头上将粪便拉在上面，向其他鸟儿显示它的勇敢，田间时常响起石头敲击铁锹声和“噢——失，噢——失”的吆喝声；灵巧的燕子时而在高空飞翔时而掠地而过，吃害虫保护庄稼；身姿轻盈的蜻蜓时而在人头顶飞来飞去，时而悬停于眼前，欲伸手去捉，“嗖”地一下便飞得无影无踪；孩子们拿着长长的带叉的树枝，上面沾满蜘蛛网用来捕捉蜻蜓，用自制的弹弓装上石子打一群刚从稻田起飞的麻雀，偶尔打中一只就羽毛四散地掉下来。

夜晚的荷塘和稻田是青蛙和昆虫的天堂，悦耳的蛙鸣声仿佛在进行一场声乐比赛，鸟叫声虫鸣声此起彼伏，人们坐在坝坝上吸烟、喝茶、聊天，聆听着大自然美妙的交响乐。萤火虫闪着萤灯在漆黑的夜空飞来飞去，为这交响乐配上美轮美奂的灯光，天幕中星星和萤灯一闪一闪的，分不清哪个是星，哪个是灯！

清澈的渠水静静地流淌着，长而茂密的水草清晰可见，水草随着水流轻轻摆动，犹如飘逸的裙带。行走渠边听见前面“扑通”一声，准是晒太阳的青蛙跳进水里。秋冬季节河水、渠水小了一堰，堰和荷塘里野生鱼儿长大了，有人拿着水桶、盆子去逮鱼，常常收获颇丰。有鲫鱼、鲤鱼、五色鱼、黄辣丁，也有鱼塘换水时溜出来的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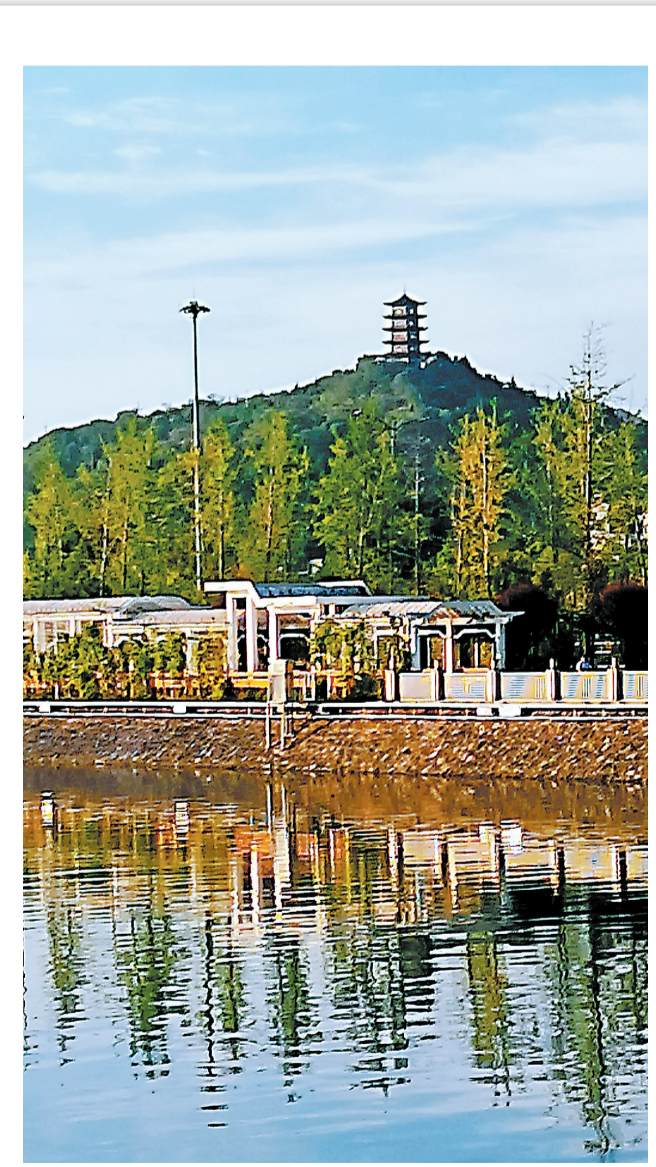
鱼、草鱼、鲢鱼、武昌鱼和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刘湾村从山东寿光引进无公害日光温室大棚蔬菜。种植的反季节蔬菜在冬天隆重上市，销路广泛价格美丽。经过几年的发展，刘湾大棚蔬菜远近闻名，刘湾人过上幸福生活。

后来，流峪河、南秦河河床下降，水田变为旱地，曾经的荷塘、稻田、苇园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沪陕高速公路自村前经过，蔬菜大棚全部拆除，前河地开发为住宅小区，北边是环城南路，站在村后天榜山山梁向北望去，大片农田建起林立高楼，使人惊叹城市发展的速度。

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展多种经营，靠勤劳致富过上小康生活，家家住上楼房，用上自来水，水泥路面干净整洁。生活好了，人的观念也发生变化，重视教育、重视健康、爱护环境，村子建起干净卫生的公厕、器械齐全的健身场地，每当夜幕降临，跳广场舞的人们跟随音乐扭动腰肢，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愉悦。

参加工作户籍迁出时，知道自己一只脚已经迈出农村，在城市有了住房时，知道自己的另一只脚也迈出农村。虽依依不舍，但村子已然成了故乡。以后，隔段时间携妻儿回家看望父母、弟第一家，清明回去祭祖，村子人过事回去帮忙。村子犹在，亲人犹在，心中割舍不断的，是对故乡的情谊！



(总第2341期)

商洛山

刊头摄影 房保安

题图摄影 王荣金